

「止乘者」與「純觀乘者」

依據早期佛教與上座部佛教的教導，修行方法可概分為「止乘者」與「純觀乘者」(或稱為乾觀者)二種。馬哈希尊者根據巴利文直接翻譯過來叫做純觀者或乾觀者；「止乘者」修習奢摩他，獲得色界禪那後，轉修內觀；而「純觀乘者」在證得色界禪那之前，便修習內觀，以欲界定(「近行定」(upacārasamādhi)或「剎那定」(khaṅkika-samādhi))調伏欲界五蓋，因而得以開發內觀智慧，進而作證涅槃，成就阿羅漢果。雖然止乘者與觀乘者的方法不同，但二者所證得的道、果、涅槃並無差別。

在泰國，泊拉摩訶布拉塞·吉達西多著(泊拉福長·琴默本謠/譯，香港聞思佛法中心出版)的《兩條路》中也有類似的意思，今摘錄如下：

「直路」是直接修觀，不需先通過修止，即以『智慧』為主。也就是直接修毘婆舍那，不需先通過修奢摩他，不用先得色界禪；換句話說，不必依靠色界禪為基礎，便直接的思惟「法」。在佛陀的時代，就有許多人是以此方法證果。以此方法修行者，唯一要做的只是：有正念的、清楚的觀照身心每一個行動而活在當下。

「彎路」是在修行時，先進行奢摩他，然後才修毘婆舍那。行者必須先將心專注於一境，當心穩固到了色界禪的狀態，或心境到了某一個禪定中，這時才接下去進行毘婆舍那。

在漢譯的《成實論》中也有同樣的記載：《成實論》卷 15，〈止觀品第一百八十七〉，大正 32，358c：「問曰：經中說：以止修心，依觀得解脫。以觀修心，依止得解脫。是事云何？答曰：行者，若因禪定生緣滅智，是名以止修心 依觀得解脫。若以散心分別陰界入等，因此得緣滅止，是名以觀修心依止得解脫。若得念處等達分攝心，則俱修止觀。又一切行者，皆依此二法得滅心解脫。」

大約 60 年代末期，可倫坡有一份〈世界佛教〉雜誌，刊登了一篇文章，批評馬哈希尊者所教導的禪修方法不符合經典。禪師立刻以緬甸文寫了一篇反駁的文章，向這篇文章提出質疑。在已故烏廷禪師的協助下，他又把這篇文章翻譯成英文。這篇反駁的文章在〈世界佛教〉雜誌上，連續刊登了十五個月。

巴利註釋文獻裡的乾觀者

澳洲昆士蘭大學，博士候選人 溫宗堃

《成實論》亦隱含有類似上座部「純觀乘者」的教理，在該論提到〈須深經〉的慧解脫阿羅漢未修禪定，純粹藉由觀(毘婆舍那)，以「如電三昧」為所依定，

證得解脫。

這類純觀乘者依憑什麼定來開發智慧？南傳上座部與北傳說一切有部，皆同意有一種鄰近初禪但未達初禪的定叫「近行定」或「近分定」，也可以做為修觀所需的基礎定力。但是有一類「純觀乘者」（或稱「乾觀者」、「觀乘者」），未得「近行定」及「安止定」，而於戒清淨後，直接修習觀（毘婆舍那），內觀五蘊的無常、苦、無我，進而得解脫。

《清淨道論大疏鈔》：「止乘者依奢摩他門而修觀；然而觀乘者不依奢摩他門，因此說純觀乘者。」不論稱之為「純觀」或「乾觀」，是在於此類行者「修觀時沒有得到奢摩他、定的潤滑」，或「不雜修奢摩他」。廣義來說：

- 1.完全未曾修習任何奢摩他業處，純粹修習內觀；
- 2.雖曾修習奢摩他業處，但未得近行定，便修內觀；
- 3.修習奢摩他業處而得近行定，但仍未得禪那，便修內觀。

法護在《長老偈註》中，更是明確地指出「乾觀者」所依的定僅是「剎那定」。「再者，凡僅立住於剎那定之後便確立內觀而證得最上道者，因為在最初乃至整個過程中，於內觀裡未結合定所生的禪支，所以他們的觀是乾燥的。因此，他們名為『乾觀者』。」

「未得禪那的純觀乘者，即是乾觀者。因為他的觀沒有禪那潤滑，所以是乾燥的、粗糙的。因此，他被稱為『乾觀者』。」

在這裡，「禪那的潤滑與否」成為「觀」是否為「乾燥」的判準。同樣地，十二世紀的舍利弗也曾以禪那的證得與否，作為「乾觀」的判準：「於前分(世間道)時，立住在“無禪那潤滑故為純粹的”內觀，而後證得最上果的人，名為乾觀者。」